

清·方略館 編

清代 方略 全書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清代方略全書

二四

清·方略館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清·傅恆等撰

平定準噶爾方略

正編卷二三——四四

清朱絲欄抄本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二十三

乾隆二十年冬十二月乙巳

命遣人曉諭明噶特游牧人衆

上諭軍

機大臣曰從前班第等奏稱明噶特部落共二千餘戶數年以來屢被擄掠牲
隻俱盡願自備資斧內移阿爾台地方居住因阿睦爾撒納阻止未允等語明
噶特部衆現在何處伊等與阿睦爾撒納有隙必無從逆之事著策楞訪明游
牧地方遣人通信令伊等擒賊自獻或勦殺與賊同黨之鄂拓克等並令其隨
大兵効力於事有益即賞回噶爾藏多爾濟等令其派明白可信之人前往曉
諭其有似此等部落之人俱一一遣人曉諭使足供我臂指則賊勢愈感大兵

一刻即可集事策楞等務宜悉心籌畫設法辦理勿專恃朕指示遂行以副委任
丙午 叅贊大臣玉保疏奏普爾普來告伊犁情形 玉保奏言臣於十一月十七日至阿察喇烏蘊地方拏獲自伊犁前來克勒特宰桑巴桑之弟普爾普授稱阿睦爾撒納領兵千餘名在博羅搭拉居住另給兵一十名令巴特瑪車凌額林沁等於十一月初間起程擄掠諾爾布林沁游牧伊犁大喇嘛及宰桑烏克圖錫克錫爾格納延泰巴顏巴桑等皆言其負恩叛逆擾害地方議將阿睦爾撒納擒獻贖罪并送歸薩喇爾已於十月二十五日往闡勒奇嶺集兵遣我送信諾爾布林沁防備等語臣即將普爾普解策楞軍營令與諾爾

布林沁詳加詢問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王保奏稱所獲普爾普告知

伊犁喇嘛等現立集兵擒獻阿逆以贖前罪等語準噶爾人等原屬反覆無常然尚知利害從前阿睦爾撒納謊言四衛喇特人眾皆其羽翼眾人不審虛實懼伊勢力脅從作亂皮知諾爾布林沁出兵擊賊而北路營兵先逃賊人游牧不獲逃竄復勦滅包沁人等西路又將布庫努特等誅戮伊等聞風畏懼旋即知悔今伊犁喇嘛等知逆賊力不可恃共圖擒獻以贖前罪此心出於飾說乘此机会策揚等即應領兵直入責令伊等擒賊自効誅滅兇惡寬其脅從等勢更易且噶爾藏多爾濟等皆係該王大臣老舊日屬人自必聞風來歸可以

資屯兵力若普爾普爾稱阿逆派兵千名遣巴特瑪車凌等擄掠諾爾布林心之語尚此皇情不過伊等欲聯絡諾爾布林心之意如果前來則大兵以逸待勞會同諾爾布林心奮力勦滅賊勢從之益孤更可計日就獲現立降旨傳諭伊犁喇嘛等令其効力贖罪著加恩授普爾普為三等侍衛賞銀五十兩並派侍衛一員同伊前往伊犁宣旨曉諭

命傳諭伊犁喇嘛等効力贖罪

上諭伊犁喇嘛等曰阿睦爾撒納負恩叛逆擾亂伊犁爾等畏其勢力勉強服從朕早已洞見情形昨聞宰桑錫克錫爾格不將副將軍薩喇爾遣送逆党伯蘇圖等具見誠懼已傳旨曉諭今爾等自知前此俱欲擒賊自効遣普爾普告

知將軍大臣等校寔陳奏寔堪嘉予尔等果能洗心滌慮冀受朕恩卽將逆賊擒送軍前不特寬宥尔等從前罪愆自當更加厚恩慎勿執迷不悟自取誅滅

命免寬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豆斌職

上諭軍機大臣曰和起豆斌

因從前辦理馬匹遲悞經部議革職仍由軍營効力行走本應以所議革職第念和起等此次辦理軍營糧餉馬匹尚屬無悞著免其革職從寬留任伊等邀恩寬宥益宜加意辦理倘再有貽悞斷不寬貸 丁未 定西將軍策楞疏奏

会同諾尔布林沁進兵事宜 策楞奏言臣会同諾尔布林沁令其派兵二千名於十一月初一日在特伯格尔華托羅海等處會齊進剿阿巴噶斯哈丹等

游牧因諾爾布林沁未能以形而云改於十一月二十日會合又因特納格爾等交水草不足約云阿察地方會同進發現在帶兵前進奏入 上諭軍

機大臣曰授策楞奏稱云阿察地方會同諾爾布林沁進勦阿巴噶斯哈丹等及招服塔本集賽各事宜等語策楞等現在進兵甚合机宜惟從前因伊犁來人等告知喇嘛宰桑等圍困將軍大臣降旨令將喇嘛等勦滅今伊犁喇嘛因宰桑烏克圖錫克錫爾格等請擒賊贖罪遣普爾普告知是情尚可原策楞抵伊犁時著將喇嘛等寬宥以安衆心並責令其擒賊自効再約蘇圖尚在幼年未必有從賊之心不過聽察哈什指使察哈什斷不可容其飾以約蘇圖等

尚可寬者尋策楊尋分別辦理戊申命曉諭中外西陲用兵以來上諭大學士曰阿睦爾撒納本一奸狡狡惡之人因數年來準噶爾部聚奪相尋希圖吞噬而準噶爾台吉乃倬羅斯世傳伊係輝特勢不能遽行竊踞遂以瓦齊既為奇貨誘助攻殺伊得從中取事及達瓦齊既為台吉不遂所欲乃率眾來降彼時策楞舒赫德儀苗等丁壯於軍營而老幼婦女悉於歸化城安置朕為天下共主彼以窮蹙來歸而轉令其妻子離散寔所不忍且伊擁眾數千戶同來亦斷不肯聽其離析勢必肆出剽掠為害於喀爾喀甚大是以治策楞舒赫德之罪而召見阿睦爾撒納於熱河以錫之封賞伊等面陳平定

準噶爾方略準噶爾一事乃我

皇祖

皇考屢申撻伐未竟之仇本所

當辦今既機有可乘自不容已而以夷攻夷此即用伊為先導不可是以即用

為將軍然朕已早燭其未可深信故令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與之同為密降

諭旨阿睦爾撒納若實心出力可與之事權以誠感之若有反叛之狀則汝收

將軍印便宜行事伊即向化而來朕開誠布公實心相待加以厚恩伊亦人類

寧不知感此

上蒼所鑒臨初此術馭之利信之逆詐而豫圖之也迨伊犁

既定朕降旨封四衛喇特為四汗伊遂潛懷逆謀欲併準噶爾遣人至哈薩克

揚言伊領兵平定伊犁而不云天朝大兵又托言哈薩克人眾謂此令伊為從

台吉不可私調兵數千置將軍印不用用準噶尔台吉私印植党修怨殘殺自
恣六月班第等具以奏聞朕即降旨令令即軍中拏擒治罪班第等旋奏伊將
違旨入覲朕召軍機大臣示以所奏机宜皆謂阿睦爾撒納自必前來瞻仰或
慮其回巢滋派生事端耳而朕即預料其必不前來是以復令班第等即於彼
中相機從事若已起身至旬日內亦當追回迅速拏擒蓋伊既懷巨測即詐稱
入覲亦必於途次遷延若不早為完結必致生變與其俟伊交結煽動變遲而
費大何如及時乘機辦理之為得也乃班第等奏稱已違旨遣人追取適有哈
薩克使者因以恐其驚疑復將追取之人撤回獨不思哈薩克自大兵平定伊

犁屢次遣使玉營本極恭順且深悉阿睦爾撒納之反覆狡詐果正其罪亦何妨明切曉諭示以天討彼何驚疑之有也班第等未能遵旨辦理自失機宜之大端也朕見班第等不能在外完結即料其必伊游牧地方必且竄匿必且潛取家屬因降旨烏里雅蘇台軍營大臣令其撤回滿洲索倫兵內截留一千名往禦而阿睦爾撒納果密使人邀其妻子赴形奔會幸其所使班珠爾以形而我滿洲索倫兵已詰朝畢集遯由其妻子都衆輩一人闌出毋班珠爾等伎倆既窮始束身入覲仍計回時却之以去也朕在熱河親訊時授班珠爾等一一供吐毋若朕不預為却畀彼之家屬人衆安然遠颺豈不增其羽翼耶類此

多爾濟我之扎薩克親王班第等以年老成可任令與阿睦爾撒納同引乃齊
木庫爾既審告其弟逆謀已著遂當擒戮而恬不知警但答以我單親王彼雙
親王不敢便宜從事夫既為國家叛賊尚何雙親王之足論及阿睦爾撒納傲
投將軍印信令伊先引尚不覺悟逾日乃知遁去遂以兵追捕而已無及矣
此又自失機宜之一大端也班第鄂容安薩喇爾駐劄伊犁受心膂之寄當聯
為一體乃班第為人過於謹慎氣局狹小好親細事鄂容安雖尚知大體而不
能通蒙古語一應机密籌画未能洞悉頗有漢人習氣至薩喇爾之在準噶爾
譬之內地王府長史護衛者流耳今雖授以顯秩彼眾原所不服而伊復粗率

自大三人女性習多殊安望其能和衷共濟幸以阿睦爾撒納之奸其所不悅盡遣入朝三臣之左右皆其黨與三臣深信不疑疎於自衛兵散走馬遠牧而軍管金帛茶布以備賞養其夷衆耽耽以視班第等初不介意以多克曼集乃阿睦爾撒納所信用班第等一聞搶掠台站之信以應立為擒戮以剪其爪牙乃發令倭倫喇嘛安撫夷衆敦多克曼集因得招集群衆搃戈相向三臣倉卒衝突賊衆大集勢不能支班第鄂泰安捐軀以殉薩喇爾被執令班第鄂泰安見机明決早為之所安得至此此二臣之殞命種種皆由自悞其所以歸咎而用人失當之悞亦寧可辭也所可異者阿睦爾撒納之狂悖情形色布騰巴

爾珠爾在軍營時皆所深悉且曾受朕密旨防範女乃毫不加察反為所愚與班第等以水火朕是以命其來京乃在朕前仍其一言奏及伊親為額駙位列藩王豈其與逆豎同謀寔可信其必其特年少其知初不料其至此也云永常以領兵大臣駐守烏魯木齊聞台站被掠初以為窮夷自相攻劫奏請帶兵追逐意尚近於勇往乃如內大臣銜以示鼓勵及聞阿睦爾撒納逃叛輒畏蒞乖張甘心債事退回巴里坤而置伊犁於度外設令永常當葉克明安宰桑扎木參等叩轅請告之時屬兵迅往沙部得所依倚協力搜捕阿睦爾撒納才身遁軼可計日就擒西陲已早安帖云事如此路之殲滅包心是其明驗也若以為

台站已斷難於前進則現在策楞與噶爾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林沁文何以能偏師深入振我軍威而伊犁之喇嘛宰桑等皆聞風內竊悔懼自新願率衆追捕叛逆以贖前愆耶策楞既能奮勉以蓋前愆爰授以塞西將軍而永常之器不容誅今雖死於道路亦當明正典刑徇之之事皆臣昧於執直節節貽誤然臣中蓋有天意何則朕思阿睦爾撒納雖傾險反側但當伊犁甫定衆

或以爲爲國宣勞而一切罪狀惟軍營大臣見之朕及軍機大臣知之天下必世不盡知之也又後使臣遂旨入覲朕爲久遠計本欲宣播聖奸孽尙治罪然聖知者猶將有烏盡弓藏之議是今日之逆跡彰露使人人知聖必不可不誅